

拌桶声声稻谷香

◆李永明

回首

田野阡陌，一望无际，微风吹拂过金黄稻浪，阵阵稻香扑鼻而来。

拌谷是陕南农民一年中重要的农事活动。记得小时候，收割稻谷前一周，父亲每天都要到田里看看，以便掌握水稻成熟情况。稻田里，一株株黄澄澄的稻穗弯着腰，看起来那么饱满、结实；一串串沉甸甸的穗头随风起伏、摇曳，似乎在跳着欢快的舞蹈。父亲蹲在田埂上，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成熟的稻穗用手拨下来，在手掌中细细揉搓几下，用嘴吹了吹。紧接着，他把几粒稻谷放进嘴里轻轻噙着，“咯噔”一声，稻谷裂开了，吐出稻壳，咀嚼着清香的稻米，嗅到了生活的芳香。

收稻谷前一天晚上，父亲找

出那块乌黑锃亮的磨刀石，把家里的镰刀磨得棱角分明，刃口锋利，还不忘用指甲试试刃口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亲朋好友齐刷刷赶到地里帮忙收割，一般是四人一组。割稻谷的是女人，负责收割，摆放整齐；拌谷的是男人，负责捆绑稻谷，用力摔打；担稻谷的负责用箩筐挑运，大家分工紧张有序。

木质拌桶用竹席围着三面，目的是防止谷粒撒到拌桶外。拌谷时，男人挥舞着稻谷，在拌桶上摔打着。声音铿锵有力，富有节奏，谷粒全部脱落到拌桶里。

拌谷一场接一场，大家头上、身上落满草屑，上身湿透，脸和手臂被稻谷叶划破了几道口子。很快，拌桶就落满了稻谷。父亲先将拌桶里粗长的稻草秆、叶子等拣出来，然后用簸箕将稻谷从拌桶里盛出装进箩筐里，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场。

到了中午，母亲送来油饼、拌汤

和凉菜，还拿出刚出缸的黄酒，让干活人吃饱喝好。男人们相互敬酒，阵阵笑声在稻田里回荡，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。

稻谷全部收割完，父亲才松了一口气。收稻谷时节，太阳依旧火辣辣的，不过这给晒稻谷提供了好天气。父亲把稻谷摊放在晒场上晾晒，母亲每隔两个小时就用木耙翻动稻谷，以便更加快速地将稻谷晒干水分。等稻谷全部晒干，一部分储藏起来，一部分加工成大米。新收稻谷磨出来的新米有浓浓的稻米清香。用新米熬出来的粥，米香四溢、口感顺滑；用新米蒸出来的饭，米粒晶莹饱满，黏糯有嚼劲。新米除自己食用外，母亲还给亲朋好友送一些，让大家共享丰收的喜悦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拌谷的情景仍深深烙印在我心里，成为人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，让我时刻牢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，需要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。



品秋

◆辛恒卫

记忆中，初秋田野里的农作物虽未完全成熟，但也有一番独特滋味。

小时候，我家地里种得最多的是玉米。站在田埂上远眺，映入眼帘的是连绵不断的青纱帐。在修长的叶片间，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玉米棒，上面挂着紫红色的玉米缨子。随手剥开一个玉米棒，青色的外衣里包裹的是排列整齐的淡黄色的玉米粒，用指甲掐一下，乳白色的玉米汁随着开口处流出来。

这时的玉米远没有深秋时的滋味浓郁，但胜在鲜嫩。我常趁着母亲做饭的工夫，溜出去掰下两个玉米棒藏在柴垛里。等母亲做完饭后，我将剥得只剩下最薄的两层外衣的玉米棒塞入灶坑未燃尽的柴火下。等吃完饭，我再将那烧好的玉米棒扒出来。烤好的玉米棒吃起来外面焦香，里面软糯。

童年放暑假的那些日子，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满山遍野身裹碧绿外衣的玉米棒

已有七八分成熟。我们几个放羊的孩子，偷偷地钻进地里掰回几个玉米棒，在树林里拾一些干树枝，然后来到后山坡上，找个不易被人察觉的角落，架起火堆，准备烤玉米。我们把剥掉了外皮的玉米棒插在树枝上，不用费多少时间，玉米棒就被烤得焦脆喷香，一口咬下去甜丝丝的，鲜嫩可口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

除了玉米，还有地头种的红薯。那时，从学校到回家的路上，会经过我家的自留地。有时候，我在回家的路上渴了，就上地头挖个红薯，用手将外皮搓得差不多了，再将红薯放进嘴里嚼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红薯就算是我的解渴“水果”了。

那时，无论是玉米，还是红薯，我们都不敢多吃，也不愿多吃，就是尝个鲜而已。大家心里都有数，这些作物的收成与每个家庭密切相关。相较于眼前的满足，日后长远的幸福和稳定，更让我们心动。

高粱红

◆王连生

秋风轻拂
田野低语
诉说着岁月的流转

那一片火红
是高粱熟透的乐章
是大地深处的情
是时光沉淀的智慧

每一株高粱
宛如大地上的火炬手
在金黄的田野上
绘就一幅幅生动的画卷

高粱红了
红得深沉
红得令人陶醉

它们不仅是田野的守望者
更是大自然赋予的瑰宝
点燃了人们对丰收的渴望
唤醒了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

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
高粱如同一位诗人
用火红的诗句
吟唱着生命的赞歌

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
默默奉献
诠释着生命的真谛



秋天的雨

◆万毅

秋天的雨
如弥漫的轻纱
像给枝条梳动柔软的长发
细细密密又缠绵绵绵
柔丽清新的旋律
荡漾在半空中

秋天的雨
似温情脉脉的弦音
踏着平平仄仄的韵脚
奏响在肥沃的田野上
滴答深切的呼唤
生怕跟不上岁月的匆忙

秋天的雨
像琴弦在低吟浅唱
水面上绽放出一朵朵美丽的莲花
笑意盈盈的脸上
盛满丰收的喜悦

秋天的雨
是朦朦胧胧的情
描绘清新自然的画卷
让心事揉碎成风
在梦里邀一朵云
把情怀凝结成诗



书画天地

贺新国书

烟火暖 人情浓

◆李晓

我妈当年不愿意进城，舍不得老家山水、房屋、庄稼，还舍不得那些大山里住着的亲戚。

他们与我家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，有的是血缘相近相亲，有的是拐弯抹角的牵连。那时的人情往来其实也很简单，一篮子自家做的豆腐，几斤村里面坊做的麦面面条，一包红薯粉。礼轻情意重，亲戚之间在乎的是这种热乎乎的人情往来。

我家进城后，这些亲戚依旧与我家长来往。家里吃的瓜果蔬菜，大多是老家亲戚送来的。爸妈也不亏待他们，比如亲戚家送来一篮子土鸡蛋，爸妈会偷偷往篮子里塞上远远高于鸡蛋价格的钱，往往等亲戚们走到半路或回到家里才发现。

有年秋天，一位乡下亲戚担

来满满一筐蔬菜，里面有茄子、西红柿、南瓜等，爸妈那天上午没在家。到了中午，我们在楼下发现那亲戚侧卧身子睡在一根扁担上，已呼噜声四起。我爸叫醒他，那亲戚说，这些菜都拿去吃啊。我爸把200元钱塞给他，那亲戚起初坚决不要，说：“我是送你们吃的，要啥钱啊！”我爸说：“种地要种子、肥料，这些菜也不是白长出来的。”等亲戚走后，我疑心说：“说不定是在城里没卖掉的。”我爸很生气，对我厉声道：“这都是亲戚，哪有你这样庸俗的想法！”

平时老家亲戚有啥事需要走动，爸妈是绝对少不了的人。我爸的一个本子上清清楚楚记录着一些亲戚的生日。一旦遇到这些日子，我爸就打电话问：“今年还聚

不？”有的亲戚客套几句：“还是别麻烦你们了。”我爸总是打断那人的话头：“我们是亲戚，要走动，必须的。”能去的就亲自去，不能前去的就托人随上一份礼。

去乡下亲戚家走动，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能够唤起我的记忆。有时我想，什么是老家，什么是故乡？就是生养我们生命的家园，最初投影到我们孩童纯真眸子里的山水，所以故乡才会流淌在我们血液里，让我们牵肠挂肚，心心念念。

乡情

